

# 學海軼聞趣事(六)

## ● 李梅山

### 女兵日記一鳴驚人

謝冰瑩原名鳴岡，乳名鳳英，又名謝彬。湖南新化人，一九〇六年生。在父親教育下，五歲開始讀『唐詩三百首』，『隨園女弟子詩集』、『史記』等。她從小具有反抗精神。她小學時期，就愛看『水滸』。母親不讓她看，更認為『水滸』是一部邪書，便把書收藏起來，後來她還是把『水滸』找出來，但再也不當著母親看，總是大家都入睡之後，才偷偷爬起來看書。不久，看壞了眼睛，母親罵她，她回答道：「禁止我看小說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的。」

母親早上替她裹腳，她晚上就在被窩裡解開，到她哭鬧著要上小學時，便把所有的裹腳布一寸寸地撕掉了。爲了上學讀書，曾絕食三天。

謝冰瑩三歲時，母親就替她訂了婚。她在大同女校學習，未婚夫在大同男校學習。這位不相識的「未婚夫」，謝冰瑩曾見過一面，但印象很壞，她說：「我相信將來決不會和他結婚的。」

一九二〇年，她轉到一所離家四百多里，特別重視英文的教會學校——益陽信益女子中學讀

書。爲了不做禮拜和在國恥日發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遊行示威，這位思想激進的，只有十四歲的少女，終被學校開除。但一九二二年暑假，她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中學二年級時，在長沙『大公報』副刊上以『閒事』爲筆名，發表了一篇『剝那的印象』，那是她的第一次與社會見面的處女作。

謝冰瑩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犧牲者，他的妻子又醜又惡，但他不能離婚。他愛母親，所以不敢違母命，寧願自己犧牲，但他同情妹妹，慫恿、支持她逃婚。當他從報上看到中央軍校招收女兵的新聞後，急忙跑到學校告訴妹妹，要她趕快報名，並對她說：「如果你不參加革命，你的婚姻痛苦解決不了，你的文學天才無從發展，爲了你將來的前途，從軍是目前惟一的出路！」後來，她感慨道：「我是多麼感激二哥啊，我得到了生的啟示，發現了光明。」於是，一九二六年冬，經過許多曲折和艱苦，來到武漢，她投入了革命洪爐，在兩湖書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受著嚴格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

一九二七年，她隨葉挺副師長西征。西征途

中，她利用行軍和作戰的間隙或在白天休息、晚上睡眠的時間，往地上一坐，把兩膝並攏一起當桌子，把她北伐中的經歷，所見所聞所感，廢寢忘食地用火一樣的熱情急就成章，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著名的『從軍日記』。她把『從軍日記』投寄到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主筆孫伏園見到後極爲興奮，就陸續把這組文章刊登在從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二日止的副刊上。『從軍日記』立即轟動了文壇，接著林語堂把它譯成英文，也在『中央日報』英文版上連載，後又有法、俄、日、朝鮮等文的版本問世，於是「謝冰瑩」便名揚天下了。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曾給她致函，表示敬意和祝賀。並在孫伏園和林語堂的慫恿、鼓勵和支持下，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

林語堂在序裡說：「自然，這些『從軍日記』裡找不出『起承轉合』的文章體例，也沒有吮筆濡墨，慘淡經營的痕跡；我們讀這些文章時，只看見一位青年女子，身穿軍裝，足著草鞋，在晨光稀微的沙場上……戎馬倥傯，束裝待發的情景。……或是聽見洞庭湖上，笑聲與河流相和應

，在遠地軍歌及近旁鼾睡的聲中，一位蓬頭垢面的女子軍，手不停筆，鋒發韻流的寫敘她的感觸。

後來，她在「怎樣寫『從軍日記』和『女兵自傳』」一文中說，要是當初沒有孫伏園、林語堂兩人的愛護和栽培，「我想也許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艱辛的道路」……還說，初次走上寫作道路，便懂得了一個原則：「那就是沒有偉大的時代和社會背景，是不能寫出好的作品來的。」

北伐革命失敗了，女生隊解散後，女兵謝冰瑩拖著兩條跑腫了的腿，回到自己的家鄉。

她是瞞著母親去當兵的。一到家裡，母親就說：「一個女人怎麼好去當兵，和那些講自由的男人在一塊，還成什麼話？你破壞了我們的家聲，也有損婆家的名譽，現在我要趕快把你嫁了：」

但是，這位經過革命和艱苦生活鍛煉的堅強女子，是不會屈服的。她說：「這是一個關係我一生幸福的緊要關頭，我如果投降了封建勢力，那我的一生就完了！自從我受了革命的洗禮以後，不但要解除我自己的痛苦，而且要解除別人的痛苦，我不服從父母的命令……」。

爲了逃避由母親訂的婚姻，她一連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來。最後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戲的主角，被人們用紅轎子像綁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愛情不能帶有絲毫的強逼性，她是絕對自由的，不能強逼一對沒有愛情的男女結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義的人，他們談了好幾夜。她過著家庭監獄的生活，但心是自

由的，她忍受著暫時的痛苦，抱著奮鬥到底的決心，利用應聘任教的機會，掙脫了封建桎梏，奔向長沙。

「我勝利了，雖然傷了母親的心，惹起鄉里人的辱罵，但我是非常驕傲的。」她忘記了痛苦，只覺得眼前是一條光明的坦途。「再見吧，故鄉！不到我獲得最後的勝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懷抱裡來！」

謝冰瑩離開家鄉後，先到長沙當小學教員，因曾是「革命黨」而坐過牢，後來就乘船赴上海投靠孫伏園，以賣文爲生。

除賣文爲生外，剛好有一個機會，戲劇家阿英介紹她考上了上海藝術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同時進去的還有她中學時代的朋友王克勤——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王瑩。

謝冰瑩像叫化子一樣，過著窮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風襲人的寒舍，她連件棉襖都沒有，這時候，王瑩送給她一件。她回憶說：「這件破棉襖是我唯一的財產，白天當大衣穿，晚上當被子蓋，我永遠忘不了克勤，也永遠忘不了那段忍饑受凍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難忘的，曾窮得四天沒飯吃，連喝一杯開水的錢都沒有。那時「從軍日記」快要出版了，她是何等快樂啊！「春潮書店的大門貼著一張用各種不同顏色寫的鮮明又動人的廣告」，豐子愷的女兒畫的小兵騎牛的封面，擁擠的顧客……這一切都使她興奮。但饑餓之火燒著她的饑腸，催促她向書店討要幾塊版稅，而那位冷酷的會計，根本不同情她的處境。等到黃昏

，居然拿到五元錢，回去不再乘三等車了。售票員看她穿得破爛，就趕她到三等車去了，而她拿出五塊一張的鈔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錢吧！」

不久，她接到三哥的匯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師大。一九二九年「五一」勞動節那天，她終於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婦女會，一星期後搬到「民國日報」和小鹿（陸晶清）合編副刊，只有兩個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婦女會去住，準備考學校。在女師大的考試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四分，而且在考卷上她還責備出偏題的教員，錄取本來是無望的，但經過文學系主任黎錦熙教授的力爭，她才進學校的大門。

她必須一面讀書，一面教學，一面寫作，否則無法養活剛生不久的女兒（名符冰，小名小號兵，於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的工作崗位上，時年三十六歲）。

做了母親後，她的生活是艱苦，不幸的。她的丈夫符浩，由於誤會，他們的感情產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懸樑自殺，但理智和女兒的微笑，使她冷靜下來，取下套在頸上的繩子。

謝冰瑩和符浩分手後，她南下先到武漢把女兒符冰交給符浩的母親，再到長沙輾轉到了上海，不久，經柳亞子介紹，和顧鳳城結婚。

一九三一年仲夏，她在上海江灣幽靜的黑房子裡，不停地構思小說裡的人物，廢寢忘餐地寫作；那時，她一天能寫一萬三千字，僅用了不到

三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青年王國材」和「青年書信」兩部稿子。這兩部書順利出版了，使她一共得到了六百五十元的巨款，這時，她決定用這筆款去東京留學，完成夢寐以求的讀書心願。一九三二年秋她與顧鳳城東渡日本留學。由於當年「九一八」後抗日流亡潮起，她便在次年初回到上海。因為顧鳳城很保守固執，限制她參加社會活動，在柳亞子支持下，兩人離婚。

### 夫妻合作戰地報導

接連的打擊，她滿懷失望飄流到福建，在廈門中學教書，在教書時，她與同校教師王宇辰又戀上了，並在一九三五年結婚。新婚之際，兩人親熱無比，她一直叫他做「維特」。

謝冰瑩早年曾說：「我愛看哀感悲壯的小說，就是看戲看電影也一樣，我不喜歡看那些結局大團圓的，而喜歡看結局悲慘的。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小仲馬的『茶花女』和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朱淑貞的斷腸詞，成了我最愛的讀物……」她稱她的男人為「維特」，就是受了歌德的影響。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謝冰瑩又馬上活躍起來，她很快便發動組織了「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赴滬寧一帶工作，她和「維特」同行，許多文化界人士到火車站送行。

一九三八年春，國軍在正面戰場贏得了台兒莊大捷，她和「維特」趕去採訪，夫妻合作，寫了不少戰地通訊，各報競相刊登，後來在廣西出版名為「五戰區巡禮」。在採訪期間，每逢敵機

投彈，她的「維特」總是把她按倒在地，用自己身體保護她。然而，她也是行伍出身，在她面前並不示弱，常常指著他的鼻子罵道：「傻瓜！你又不是鋼骨水泥，能保護得我住嗎？」

一九三九年初，她的「維特」已任教重慶中央大學，她患嚴重的鼻膜炎，動了手術，身子消瘦了許多。好在「維特」在授課之餘，總是照顧她如小孩，不時還逗逗她，使她發笑為止，生活倒也甜蜜。不幸的是，這種生活沒有維持多久，這年夏秋之交，他們婚變了，「維特」黯然神傷離她而去。據說感情破裂的原因也是「維特」不滿她有過多交際，甚至企圖阻止她與別的男性的正常往來。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她在西安主編『黃河』文藝月刊，這是當時西北最有影響的刊物。沒有「維特」在身邊，她的生活更艱苦了。她曾回憶說：「那一段生活也是值得回憶的，常常把稿子帶到廚房去看，左手抱孩子，右手寫文章……」

不久，她便找到了新的理想伴侶，這人便是賈伊箴，原籍山東長山。一九四六年春，她曾同新丈夫及兩個男孩回山東省親。

由於生活的沉悶和對讀書的渴望，謝冰瑩不顧一切，又於一九三五年第二次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院攻讀西洋文學，本間久雄是她的教授，還認識了新居格，這時她開始翻譯小說。當時她有一個計劃：「再努力讀三年日文，然後把歌德、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巴爾扎克……幾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全部傑作，介紹到中

國來。」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她剛補習日文回來，就被日本偵探抓到目黑區警察署去了。她被補的原因是：當日本偵探三次問她去不去歡迎朝日的薄儀時，她不但去，而且反對。謝冰瑩說：「薄儀，是什麼東西，不過是個遭到全中國人唾罵的漢奸而已」，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滿洲國』。為了愛國，她蹲了三個星期的日本監獄，受盡了侮辱和痛苦，敵人用飯碗粗的圓杠子打她的頭（致使她留下永久的頭痛症），用四楞竹棍幾乎壓斷手的骨節，使她昏迷過去。當時日本，上海的各家報紙都發了消息。後來柳亞子拍了電報，催促當時的駐日本領事館和留學監督處保釋，和在日本朋友的同情、幫助下，逃出虎口，回到祖國。但那些寫了八年，從未間斷過一天的日記和許多珍貴照片及原稿，通通被日本軍閥沒收。她那本『在日本獄中』，對她坐牢的生活，對祖國的感情、日本法西斯的罪行都有詳細的描述。

回到祖國後，她沒有在上海多待，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寧教高中語文，編輯『廣西婦女』周刊，還整理了十多篇散文輯為『湖南的風』由北新書店出版。

### 慈瑩居士筆耕不輟

一九四八年，謝冰瑩應聘到台灣師範學院（台灣師範大學前身）任教授，講國文和「新文藝習作」，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分鏡頭電影劇本『踩出來的路』。

謝冰瑩不信神鬼，但後來她皈依佛教，於一

九五六年拜師父，並取名「慈瑩」為法名，自號「慈瑩居士」。她和台灣另兩位女作家琦君、葉曼都是女作家圈中有名的信佛人。

據說謝冰瑩信佛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九五四年，她為台灣「讀書雜誌」寫連載長篇小說「紅豆」，當寫到第三期時，無論如何也寫不下去了，要求主編暫停，過了一段時間還是寫不出去，她已心灰意懶，要求乾脆停掉算了，但主編和讀者都不答應。這時，她突然想到：觀世音菩薩是有求必應的，何不求她幫忙？於是當晚就提著小箱子到廟裡去住，向菩薩叩拜後，往書桌前一坐，隨之文思如泉，當夜就寫了五千多字。她在廟裡只住了幾天，就把長篇小說完成了，如期刊出。自此，她便信了佛，在家裡供奉了觀世音菩薩像，每天必頂禮膜拜，桌上的白銀小塔裡，還放著從印度來的三顆舍利子。之後，她曾改寫佛經故事，出版了「仁慈的鹿王」和「善光公主」兩本書。

謝冰瑩在台灣一直從事教學。五十年代，曾先後到馬來西亞和菲律賓講學三年，在台灣出版了「菲島游記」、「冰瑩游記」、「馬來西亞游記」、「海天漫游」和以菲律賓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碧瑤之戀」。為了寫這部小說，她不辭迢迢遠路，前往菲律賓實地考察各地名勝、風景區，舉凡與故事有關的場所事物，都一一仔細記錄，以便創作時描寫逼真。

一九七二年八月，謝冰瑩乘船到美國探望久別的兒女和朋友。有一天，巨大的風浪使船身突然傾斜，她被摔倒了，右大腿骨折，使她幾乎昏

了過去。在沒有醫生治療、無藥止痛的大海上，她以驚人的意志，忍受了二十多天的痛苦。船一到美國賓夕法尼亞，馬上就進醫院開刀，大腿肌肉裡被放進一截不鏽鋼支架來代替已經粉碎了的骨頭。在美國治腿的一年間，她沒有停筆，仍為台灣「小朋友」月刊的「海外小讀者」專欄，每月寫一篇文章，把美國的風土人情，介紹給小朋友。

一九七三年，她回到台灣，又經五位骨科名醫會診，進行了有效的治療，在一個四只腳的不鏽鋼拐杖幫助下，經過苦練，學會了走路。她風趣地說：「我一生學過兩次走路。」

由於腿的原因，逼使她從任教二十多年的台灣師範大學退休，一九七四年又到美國，同丈夫賈伊箴住在舊金山，過著有規律的生活：每天六點起床，吃完早點便上樓念經，做運動；七點四十分拄著拐杖搭公共汽車去中國城的一所英文學校學習英語，然後買菜，下午閱讀報紙、雜誌和朋友來信。

謝冰瑩，著名的「女兵」，一位多產作家，早年曾與陳天華、成仿吾被譽為湖南新化「三才子」。她的文風，一如其人，熱情而奔放。

五十多年來，謝冰瑩在文壇上不停地耕耘，寫了一千多萬字的作品，至今共出版了六十多部作品。「一個女兵的日記」出了十九版之多，並被譯成英、日、朝鮮等國文字；此書是研究她的生平、創作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 沈從文改研古文物

沈從文從湖南來到北京後，曾在報刊上發表過小說。但生活仍然艱苦，走投無路。於是寫信向郁達夫求助。郁達夫立即覆了一封信：「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信」，發表在報紙上。信中無限同情，卻又義憤填膺，勸他說，既不能當土匪，又不能拉洋車，想當校對、圖書館管理員、家庭教師、門房、伙計之類，又無人介紹。家鄉回不去，那就去天橋應招當義務兵，不然就去偷，只有偷得著就盡管偷，而且要心腸硬一點。

郁達夫發表這封信後，就去找沈從文。這是一九二三年冬的一個下雪天，特地到北京西城湖南會館去看望他；沈從文的小屋子裡沒有生火，冰冷冰冷的，郁達夫進門時，沈從文正把一床破棉被包裹著下身，坐在桌子前，用一雙凍僵了的手在寫作。郁達夫看到這光景，忙把圍巾取下來，給他圍上，並請他到館子裡吃了一頓飽飯。著名的作家郁達夫對沈從文的同情，真是雪中送炭啊！過了幾十年，沈從文談起這件事還非常感動。

抗戰期間，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書。他教過三門課，中國小說史、創作實習和古體文實習。沈從文寫一手好文章，而講課並非所長，湘西口音很重，聲音又低。但他講得很認真，講中國小說史，曾把自己用毛筆抄的資料，發給聽課的學生。他從學生習作中，選出較好的作品，介紹給報刊發表，現在頗有名氣的作家汪曾祺，當年就很受沈先生賞識。汪曾祺在聯大一年級時，沈從文常把他的散文念給四年級學生聽。

沈從文生活簡樸，讀書是他最大的愛好。他的許多書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這是他的一個筆名。

朋友和學生來借書，只要他有，他都借。連他搜集的陶瓷工藝品，也常常送出送人，毫不吝嗇。

沈從文喜歡吃雲南的過橋米線，吃得津津有味。到了老年，他還常提起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吃的一角三分錢一碗的過橋米線，語調中充滿了懷舊之情。

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過的學生目前不少在美國。

一九八〇年，沈從文以八十高齡應邀訪美國時，這些學生熱情地前去歡迎自己的老師，師生重逢的盛況使沈從文感到無比歡慰。

遍布五湖四海的學子之所以尊敬沈從文，是因為受到沈老師高尚的人格所感染，衆所周知，沈從文從自己的生活道路中總結出三大「信條」：

一、充滿愛去對待人民和土地。

二、摔倒了，趕快爬起來往前走，莫在摔倒的地方耽誤事，莫停下來哀嘆。

三、永遠地、永遠地擁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而他的座右銘則是：臨事在肅，爲而不有。

一向以「多產作家」著稱的沈從文，在大陸易權後放棄了寫作，一頭扎進古文物堆中，從事考古研究。這位著名的作家爲什麼廢筆改行呢？

北京易權後，沈從文就報名進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學習結束後，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工作。

。作爲一名革命大學的學員，只能服從組織分配，且無權選擇自己愛好和擅長的工作。

那麼，負責分配幹部的組織部門爲什麼不發揮沈從文所長，讓他到文學工作崗位上去呢？

這不能不歸結到由來已久的左傾思想的統治。在「左」視眼患者看來，沈從文是沒落的資產階級文人，甚至是「反動文人」，對他的作品全盤否定，不承認他在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大陸易權後第一次文代會，沈從文不是文代會的代表，也沒有資格列席參加。這反映了極左思潮用「一刀切」的模式和唯我獨尊的態度來對待作家的偏見。

沈從文接受美國學者金介甫訪問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改行了，大陸易權後改得及時，我不能擋住青年的創作的路。我對古代瓷器和服飾見得多，知道些，我把收集的瓷器、刺繡交給國家，寫點自己的研究，爲後來的開條路。」

四十年來，沈從文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起初被分配在歷史博物館裡當講解員，全國文代會也沒有邀請他。他後來才轉到故宮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但是，冷遇幾乎是一貫的。粉碎了「四人幫」以後，舉行第四次全國文代會，全國文聯委員候選人名單中也沒有他的名字。付表決之前，有人對這一點提出質詢，主持人說「遺漏了，等下一次文代會再補吧！」

但是等到第五次文代會時，他已經逝世了。

在大陸，沈從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海外，他是備受人們尊敬的，包括法國等國曾提出沈從文爲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關於沈從文在大陸易權後，由創作改行研究文物，是得是失，有截然兩種相反的意見。

他的小姨張充和是「得」派代表，她說：有人說他不寫小說，太可惜！我認爲他如不寫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朱光潛是「失」派代表，其中一位名叫林蒲針相對地說：中國古代文物，是客觀的事物，已經擺在那裡了，等一等，江山自有人才出……「長河」的續篇，要是沈先生不寫，誰能寫，誰配寫它呢？……不寫，不是太可惜了！

似乎說得都有理。沈從文的小說，別人寫不出來。沈從文在文物考古這方面的獨到成就，不下於他的文學創作。

我認爲沈從文不寫小說，是讀者的損失，是中國文壇的損失，如果他繼續寫小說，可以發揮他的長處，爲中國文學作出貢獻。但由於時代的局限，未必能寫出保持「長河」那樣高水平的續篇來。正如大陸易權後的曹禹再也沒有出現「雷雨」、「日出」那樣高水準、那樣震撼人心的作品，又如冰心、巴金、郭沫若也都有這種情況出現，這不是他們文學水準的下降，而是時代的局限。值得慶幸的是沈從文因爲鑽進古物堆中，而逃避了不少次殘酷的政治鬥爭，如果他再寫小說，他能逃過像老舍那樣跳河自盡的噩運嗎？

大陸易權後，中國歷史博物館遷設在故宮的午門樓上。北京的三九天，朝陽未出，寒風撲面，沈從文便去上班。他天天在陳列室，庫房文物堆中轉來轉去，對萬千種文物，一一細加研究。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算

是這方面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這部反映中國歷代服飾文化的巨著，現在已成爲中國領導人出訪時贈送給外國首腦的珍貴禮品。連同「唐床銅鏡」、「中國絲綢圖案」、「明錦」、「戰國漆器」等，沈從文文物考古方面和著作，總計在五十萬字以上。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爲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部書，沈從文經受了許多艱辛和磨難。「文革」爆發，此書行將付印的手稿即被付之一炬。

一九六九年他從幹校回到北京，又以空前的熱情，來完成這部巨著。

「文革」時，沈從文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寧，到了咸寧，那裡的人嫌他老邁不要他。

一九六九年底，沈從文還是被趕到幹校去，碰到下雨天，他這麼大年紀還打著雨傘，拖著雨鞋，真令人痛心。

到了「文革」中期，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被打成「反動權威」，要他打掃地方和洗刷廁所；他家裡的三間房子，被別人佔用了兩間，只剩下間約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子。從幹校回來他自己一個人住，只有一張床，床上堆滿書，晚上把書往裡邊推一推就睡下。房間實在太小了，如果有朋友去找他，東挪西挪，才騰出空位給人家坐。他的房子連廚房也讓別人佔用了，只好在窗前搭一個臨時爐灶。沈夫人回來後，因爲房子不夠住，只得分住兩處，相隔三里之遙。

對於「文革」十年的受罪，沈從文卻風趣地說：「還好，我比老舍他們好多了。我天天打掃

女廁所，我把那些婦女的衛生紙，一張張檢出來，撿得乾乾淨淨，把廁所搞得清清爽爽。反正做事嘛，掃廁所也是做事情，做事情就要做好……」。

沈從文在世時，海內外推荐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候選人，大陸提出的人選是巴金；海外提出的人選是沈從文，可見這兩人在中國文壇的地位是多麼崇高。

古語說：文人相輕，自古皆然。可貴的是他們兩人不但不相輕，而且英雄重英雄，有著一份十分珍貴的友情。

巴金最近寫了一篇題爲「懷念從文」的文章，文中詳細敘述他們訂交的經過，他們是一見面就成爲良友的。後來，巴金到北方去，經常住在沈從文家裡，暢談甚歡。

大陸易權後，人們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折磨，沈從文長期受到冷遇，但不管他處境如何，巴金每次到北京都親自去看他。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經常捱鬥，陷入了苦難的深淵。沈從文不顧冒險犯難，曾經寫過長信去安慰他，使得巴金夫人蕭珊感激而泣，慨嘆道：「還有人記得我們啊！」沈從文逝世後，巴金派他的女兒到北京，在沈從文靈前獻了花圈，悼念這位患難與共的老友。

沈從文寫道：「覺得故鄉山川風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儉勤勞，並富於熱忱藝術的愛美心，地下所蘊藏又如此豐富，實寄無限希望於未來。」（一九四四，「湘西散記」題記）

所以他以湘西爲題材而寫的小說和散文，早

已膾炙人口，湘西風物如江邊的「吊腳樓」，碼頭船筏，山城荒邑，河市小鎮和那裡的士兵、鐵匠、繙夫、店主、舵工、苗女……均活生生地躍現紙上，而且一切都帶著作家深摯的愛、火熱的感情，然後融化成如流水的清醇、汨汨而漾、淡遠、雋永。

### 沈從文振興鳳凰城

據考証，沈從文祖籍江西，曾祖父時遷到貴州銅仁縣日水鄉下寨村，不久又從銅仁遷到鳳凰林峯鄉黃羅寨，置了些田產。後來，因爲祖父參軍，戰功卓著，官至總督，於是，「農民進城」，遷到縣城南門坳。而中營街廿四號，是沈從文父親沈宗嗣買下的。沈從文的童年、少年時代看鬥雞、捉蟋蟀，以及打罰跪等等許多故事都與這個院子緊密繫著。

辛亥革命前，沈從文父親多次起事未成，只能遠逃他鄉，這直接造成了沈家的敗落。大約在沈從文參軍前後，貧困中的母親便把房子出賣給了他人。而沈從文是將近十五歲時離開鳳凰的，很少有機會回家，房屋易主，於他只留下依稀的回憶。

沈從文逝世前，縣里曾打算在他故居搞個小陳列館，派人拿了圖紙去找他。他謙遜地說：「我只寫了幾篇文章，沒有什麼了不起。房子爛了，可以修，總要住人嘛。」他看了圖紙，覺得還是像，只是少了窗戶。

沈從文去世以後，縣裡又去了人。沈夫人張兆和拿了十幾件沈從文的遺物交給縣裡，還準備

將沈從文常用的寫字檯及藤椅也送給陳列館。

現在住在這所故居的是沈從文的弟媳，一位八十二歲的老人。

沈從文雖然很少回故居，但家鄉人們都懷念他，有一次他回去住了幾天，十幾個湘西有名的漢劇演員，特地老遠跑來表演「高腔」和「攤堂」給沈從文看。他聽著聽著，感動的哭了。

沈從文因患腦血管疾病已經偏癱了兩年。直到臨終前，五月十日的上午，他還在和人們談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發出的「訃告」，原文如下：

「沈從文同志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晚八時三十分在京逝世。享年八十六歲。

「為尊重沈從文同志生前願望和家屬要求，喪事從簡，不舉行任何悼念儀式。

「特此訃告」。

沈從文五月十日逝世，十四日即遵遺囑火化，其間不搞任何悼念儀式，在醫院的遺體只接受親友的瞻仰，不播哀樂，只播蕭邦的交響曲。

完全按沈從文生前的意願安排。

沈從文平時喜歡聽交響樂，特別是蕭邦的交響曲。但沈從文對交響樂所知不多，也弄不清樂名。但他聽得很入神，有時還會感動的流下眼淚。

大陸對沈從文的逝世只有十分簡略的報導，

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女士很想知道海外的反映，我把她收集到的一些港澳剪報寄去給她，她收到剪報後復一封來信致謝，信是這樣寫的：

「遠榮先生：

寄來港澳報紙紀念從文文章剪報已收到，非常感謝。

春節饋贈的風景掛曆亦收到，在此一並致謝，專復即頌

大安

張兆和

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

沈從文逝世時，不播哀曲，只播西洋樂曲。

這是根據沈從文生前的意願，選了他平時喜歡的幾首西洋樂曲，在他逝世的時候播放。

播放的樂曲共有五首，分別是：

一、拉赫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

二、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

三、貝多芬「悲愴奏鳴曲」

四、蕭邦「E大調夜曲」

五、韓德爾「咏嘆調」

蕭邦「E大調夜曲」是其中的一支，貝多芬佔了二首，也可略窺沈從文對西洋樂曲的意趣。

沈從文在中國這個養育了他的民族面前，他對自己毫無保留。他把自己收集的成百件漆器捐

給了北京大學，將珍藏的紡織品、陶瓷和書畫捐

給了工藝美術學院和博物館。

他走了，奉獻自己的所有，兩手空空地走了

，沒有追悼會，也沒有遺體告別。

但是沈從文用自己的作品，使世界了解他的家鄉湘西鳳凰，但沈從文不僅屬於湘西、鳳凰、他屬於中國、屬於世界。人們會永遠從他的作品

中聽到流不盡的美妙的聲音，這聲音源自故鄉、源自他的心中。

沈從文對時代發出的呼聲雖然柔弱，但雖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他。這個百劫成灰的鳳凰之城的兒子已經從灰燼中再生了，成為聲震寰宇的「萬古雲霄一羽毛」翱翔在天際！

###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務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務請自己翻照加印留底）。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即可收到書刊。